

白天鹅属意的地方

□刘汇渊

“天边飞来的白天鹅，不见三门不安家；山水如画的明珠城，教人怎能不爱她？”每当耳边响起这悠扬的歌声，脑海中关于白天鹅的美好印象便一一呈现出来。

跟绝大多数朋友一样，我对白天鹅的最早印象也来自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故事读了很多遍，书上的插图也看了很多遍，虽对白天鹅的形象有了初步认知，但心中想看看白天鹅的念头也在潜滋暗长。后来随大人去了动物园，看过关在笼子里的白天鹅后，心中没有夙愿得偿的喜悦，倒是很长一段时间一想起就意难平。再后来就到三门峡工作了，当我与大大地中的白天鹅第一次邂逅在黄河岸边时，它们那自带仙气的情影便一下子打动了。此后年年相约，年年看不够。

“天边飞去的白天鹅，回望三门更恋家；源远流长的黄河水，日夜牵挂放不下。”母亲河滋润着的崤函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家园。白天鹅自何时起来这里驻足，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但就国博物馆里那件精美的白天鹅玉雕，却在无声地述说着过往的历史。这个长3.5厘米、高2.3厘米的小精灵呈站立状，长喙微张，圆目略凸，曲颈垂首，双翅收拢，身体两面以阴刻线勾勒出羽毛，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中央民族大学蒙曼教授在目睹之后甚至提出可以用它为三门峡天鹅之城作代言。想来，白天鹅与此地结缘至

少也有几千年了，这是何等难得的一件幸事！

“放飞梦想的翅膀，梳妆台上梳妆吧！禹王劈出的浪花，又绽放新的神话。”尽管过去没有关于白天鹅冬来春去的系统记录，但翻阅卷帙浩繁的古籍，我们仍然清晰地看到了它们在历史的时空中翩翩飞翔，从来不曾隐去身影。元好问是金朝最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水调歌头·赋三门峡》，也是历代写三门峡的诗词中之佼佼者。词的下阕开篇便是“仰危巢，双鹤过，查难攀”。“鹤”即“天鹅”，“双鹤”也不禁让人联想到白天鹅对爱情忠贞不贰的高贵品质。我们都说鸟儿也是有记忆的，这样的一篇词作，岂非恰好说明今天黄河边万鹤翔集的盛况正是白天鹅一代一代形成并传下了归乡的基因？

“敞开心扉的怀抱，仰朝向天祝福吧！古韵今风的胜景，都闪耀灿烂光华。”2017年2月20日，纪录片《大天鹅》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一时之间三门峡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地方，“美峡”和“肖城”曲折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深深打动了广大观众的心。细心的朋友们也许还记得一个片段，那就是它们在天鹅湖湿地养育了6个孩子，这是大天鹅种群在黄河流域越冬地自然繁育成功的首例，创造了候鸟生殖史上的奇迹。而我却更愿意把此事作为白天鹅真正把三门峡当成自己家园的标志，特别是“美峡”的长驻不迁，绝不仅仅是其生活习性的颠覆性改变，更是它对这座城市

的眷恋与皈依。

动物保护人员分期给一些白天鹅做了环志，用先进仪器跟踪这批鸟儿们的行迹。经过长时间多批次的观察，他们对白天鹅的迁徙路径有了清晰的掌握，也为白天鹅来自西伯利亚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证据。2011年12月30日晚，在三门峡国际文博城大剧院，一批来自白天鹅故乡的客人——俄罗斯国家歌剧芭蕾舞剧院的艺术家们在此上演了世界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当晚的大剧院内，座无虚席，掌声雷动，中西文化的交融和人们对艺术盛宴的向往，在彼时体现得无比热烈而生动。当然，这些艺术形式和玉雕与诗词一样，也在自觉而深刻地记录着白天鹅的生命历程，它们同样会为后人提供宝贵的文化财富。

“我”身边的“鸟”即为“鹤”，老祖宗们创造的汉字实在太神奇了。漫步在黄河岸边，欣赏着这幅人与鸟儿和谐相处的浪漫画卷，任谁不为这“白天鹅属意的地方”而击节赞叹呢？

（注：文中所引内容均来自王晚吟作词、孟卫东作曲、吉喆演唱的歌曲《天鹅飞来的地方》。）

明珠风情

秦岭余脉，伏牛、峭山环抱。在豫西小城卢氏生活久了，自有一份宁静与深邃，让人随遇而产生记忆。因随意，故名漫记。

坦荡的北山清秋

骤雨清秋，乱叶飘零。心折骨惊，想起昨夜晏起风满堂，便忆起北山来。

北山让我怀念的不是青舍炊烟，不是山垄归人，不是葱葱爆出的宁静流淌的余味，而是长天空碧万木齐时脚踩叶子落在心头的脆响。

二十几年前在我入城的第一个秋天里，当我踩在一片落叶上，绵软的触感带来的失落过后，竟是对北山叶落强烈的想念。

小城的秋天，天高及往常的十倍，偌大的空间被罩在下面，似乎也变得典雅；亮丽的云彩，绵绵的秋雨，还有……落不净的枝头和绵软的落叶，在他乡之客的耳目所触里牵引起北山的秋。

北山的秋天，雨是打身上的，一滴就是一滴，不连不滴，让人不愿撑伞，干脆淋个彻底；北山的秋天，金叶铺地，也洒在天上，清风一曳就萧萧而下，落在身上是清脆的响雨。

与年渐老，每想起北山叶落，心中便生出坦荡荡荡的感觉。叶落北山，既不见受摧于老雨凄风，也不受踏于众脚之下，不知不觉就落叶归根，覆于旷野，无声无息。可以驻颜色，保令终，岂不是隐者之风？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此时潺潺雨柱好似撑起一棵北山之木，让我在寒潮的城里还能记起飒飒的脆响。

宁静的白露时节

走在秋风穿怀的城区，檐屋毗连的街市人烟相盛。



一低头，一抬头，低头时尾巴翘起来，抬头时尾巴压下去。一只黑鸟站在几根褐色的小木棍上，爪子和弯曲的腿像一个轴，带着整个身体俯仰。

几根褐色的小树枝和它们下面的小树枝一起组成了鸟儿的家——鸟巢。

不一会儿，鸟巢里出来一只小一点的黑色的鸟，它们比翼飞向了远方。

鸟巢留在树上，我留在地上。

我留在地上仰望鸟巢。

鸟巢在一片被寒风摘去了叶子的树枝之上，一根根单调的树枝衬托着圆圆的饱满的鸟巢。它原本是绿叶遮蔽着的，现在完全暴露了出来，苍茫无垠的天际，

卢城漫记

□刘振华

某剧的尾曲从小窗传出；某家的顽狗亢声长吠；稚嫩的童音时续入耳……寻常生活就这样冒着生气滋然铺展于眼前。

比之林立幢幢，我更喜欢这些琐碎的与时间消解长融的人家。在这里，一切仿佛慢了下来，四季也眉目清了许多。几葱攀藤，几树茂华，上有明天，下有路人喧喧，有随简而陋的小店……所有的物什都在时光的浸润里不疾不徐，在烟火的迭叠里细细反刍。

此时之境仿佛生之微末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时的生活也与午后的木叶同温。此时，也是自我的另一种支撑——于烟火处点燃另一处烟火。

生活愈久，生活的井田愈深，始知“清简”二字的可贵。特别是对清简的孜孜以求之后，体会尤深。

前些日子，尤喜林风眠的秋景作文字配图。他一生爱画秋鹭苇塘，在清寂的天地里，宛如一只缥缈的孤鸿。我仰止的，并不止是他历尽苦难后所积聚的苍凉特立的风格，而是沥血而生为一捧悲天悯人的悠远情怀。

我在秋天的街市烟火里看他，在仅存的吉光片羽里看他，隔着迢迢的时空却似曾相识——看他的浓郁与金黄，看他的凋零与重生。

什么样的内心才能抵住孤独？

太多时候，人都是如雪国孤舟般无援的。之所以与风眠惺惺惜惜，大概是即使我们尝尽人世倾轧，示人的却是美好与暖色的体悟。

命运常给我们以鞭鞭，我们却在其中学习蕴蓄坚忍的柔软，也在其中懂得人生遍布来往路，却时有四顾无相亲的浩大无垠的清醒。

我总认为生活赋予人的最大的恩慈便是奉上自由，如果不能拥有自由，那么能在安静欣赏那一枝风中的芦

苇中，或者在暮色浓郁的街头仰望点点星芒中，奉上自己的自由来体会生活的恩慈也是幸事。

就如此时，此刻。

万物一物，一物万物。人生的经年播迁，或日光照耀，或星云黯然，俗世难以无瑕，我们该自我深眷。

秋远冬至，素月分辉，红叶共影。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在穿怀的秋风里，擎一支深烛，在万家烟火中牢牢站定。

澄明的洛水新桥

夜行幸城新桥，灯满寒川水拍天。水面弹跳着灯光，似碎钻，极璀璨。人少，路面如手卷，中国结悬在树与勾栏，疏枝侧畔，遮不住光彩。桥面亦一路挂挂灯，一路泼洒雪屑霓影，光斑簇簇。

此时，我一人，一水，一远景交错。走在世人走的路上，看夜色四面而来，叹时光苍凉凉凉，慨时间加鞭。

契合心意是难得。此夜，在回眸桥下那一片水的时候，一切感觉都对了。是的，它在那里静静地守候，我亦不慌不忙地前来。不再欲言又止，不再怯怯怯问，轻轻掬一把水，又散落，看水珠淹没于月光，又流深了岁月。

一个人走，此刻并不伤感，内心却澄明稳定，像是蚂蚁推着一颗露珠，稳稳的孤幽，质比金坚。

遇见一对父女，在岸畔的石栏边上放烟花。与万千重霓虹比，这烟花逊色不少；与冰凉如水的天比，这烟花却极柔情。烟花匀匀分出夜色，霎为明亮。我驻足片刻，灯在烟花里迷失，我在红尘里相忘。

灯绣幸城，光织洛水，烟火红尘，这是我对新桥的又一次回眸。

此时该回家去了，于可亲灯火下，深饮一壶温暖。

仰望鸟巢

□郭俊玲

不，浩瀚无垠的宇宙是它的背景。一根根稀疏的松散的枝条，支撑枝条的粗粗细细的树干，以及高的、低的、尖的、扁的、圆的山的轮廓是它的陪衬，以鸟巢为核心，构成了一幅神秘的剪影。

我常常驻足于这样的剪影、图画前。闲暇时会驻足很久，忙时，一瞥而过。独自一人时站很长时间，与人一起时只立少顷。

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是什么吸引自己一次又一次驻足于鸟巢之下？

一个阴沉的黄昏，我坐在家里的暖气片前，立于高树之上的圆形的、饱满的鸟巢又进入脑际。我恍然大悟，好像一瞬间找到了答案。

鸟巢里温情满满，包含着生命的全部内容：憧憬、辛劳、爱情、希望、天伦……年轻的两只鸟儿怀着对爱情的憧憬，用嘴巴把小树枝一根一根衔来，一根一根搭建起来。它们心里的甜蜜与憧憬一定不比两个年轻的人类少。一个鸟巢要用多少根树枝才能搭建而成？鸟儿需要多少次次的奔波？它们一定非常辛苦，但又那么幸福。

鸟巢终于建好了，它们有了温馨的家。不久，它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小鸟出生了。它们共同喂养宝宝，享受着世间的天伦。一个鸟巢凝聚着生命全部的内容与意

义，散发着生命本身的光泽。

鸟巢在高树上挺立着，勇敢地挺立着。寒冷击退了叶子，叶子飘零了；击退了小草，小草枯萎了；击退了青蛙、蛇、青蛙、蛇冬眠了；击退了穿着厚厚“皮衣”的熊，熊躲进了洞里……然而，鸟儿，依然住在鸟巢里，住在高高的鸟巢里，住在失去了庇护的高高的鸟巢里。那鸟巢并不严密，寒风会从缝隙里侵入，然而，鸟并没有在寒冷面前退缩，也没有低头。它何其小，何其弱，又何其坚，何其勇，怎不让人心生钦佩？

鸟巢高高在上，红尘压在其双翼之下。远离红尘喧嚣，淡然处之，高洁之心清晰明了，怎不让人心生向往。

鸟巢高高在上，从低处，眼睛、鸟巢、浩瀚无极的宇宙形成一条线。鸟巢把人的视线和思维引向了浩瀚的宇宙，引到了“天”上，打开了人的视野和胸怀，令人生出无尽的遐想、浪漫的情怀。

再仔细观察，鸟巢又像宇宙中的一个支点，然后以此作为支点，伸展出无限极的杠杆，支配着日月旋转、潮起潮落，让人生生出一种神秘的幻想。

生命的光泽、勇敢无畏的勇气、高洁淡泊的心态、浪漫的遐想，让鸟巢充满魅力，更让我常常驻足仰望，感受到鸟儿的深情、浪漫、超然。

流年碎影

一枝一叶真朋友

□张丽娜

我们院楼后有一片绿地，不大，却栽种着各种树，杏树、枣树、丁香、枇杷、栗树、石榴……二十年的光阴使它们各个高大粗壮枝繁叶茂。

有树就有鸟，各种各样的鸟，大的、小的、花的、灰的、长尾巴的、短尾巴的……这些鸟儿在稠密的树叶间热热闹闹地过日子，给小区增添了无数祥和喜庆。我喜欢这些鸟，当微风送来群鸟的歌唱，当红嘴蓝鹊展开凤凰一样的羽翼从窗前飞过，当阳光下喜鹊欢跃于枝头，我的心中溢满了快乐。

我总感觉是楼后的树木引领着四季的脚步。春姑娘穿上了丁香芬芳轻盈的紫裙飞来了，紫荆的花串是她的项链，忙碌的蜜蜂蝴蝶是春的使者。夏姐姐有着石榴火红的衣衫，蝉鸣中摇曳的紫薇是她的头饰，香甜的枣花是她迷人的气息。栾树捎来秋的口信，满树的金花和蟋蟀一起唱响秋的主旋律。冬月来临，枇杷树悄悄展露芳容，推开窗户，一缕幽香就飘进了屋里。

四季轮转，楼后果香不断。先是枇杷一树金，浓墨重彩地在枝头闪耀。接着杏熟了，黄上染着红，红中透着黄，浓郁的香杏从鼻端直窜到肺腑，馋得人垂涎三尺。金秋季节硕果累累，枣红了，梨黄了，红颜皓齿的石榴咧着嘴笑。绿宝石一样的无花果变成暗红色，摘下来咬一口，蜜甜蜜甜的。待寒冬落了雪，红柿子就是楼后最亮丽的风景。

有月亮的晚上，月光把树的影子印在窗户上，绘制成墨绿色的风景画。关了灯，就着月光坐

在窗下喝茶聊天，是很有趣味的享受。窗影风景画是活动的，不但跟着晚风变换姿态，而且随着季节更换模样。冬天的树影很有特色，树叶落了，疏密有致的枝干或浓墨或淡彩，映在窗上横斜交错，是一幅幅意境优雅而纯净的画。仔细看那窗户上的树影，你会发现每一根枝梢上都成长着叶苞、花苞，原来春天是严寒孕育而来的！

有枝有叶，有花有果，有光有影，有鸟有虫，有蜂有蝶……这一切美好在顷刻间结束了！小区改造，推土机轰隆隆开进来，撞断树枝丫丫，电锯嗡嗡嗷嗷叫着，一棵棵树倒了下去，被锯成一截一截的，抬上车挪起来拉走了。栾树的果实散落一地，枇杷的绿叶揉碎在泥土中……

我望着空荡荡的楼后，想起春风中杏花红梨花白枣花香，想起四季里浓密的枝叶为我们遮挡炎阳风霜，想起平时我总喜欢伫立窗前望鸟看树，我和爱人常到楼后树下散步，邻居们常坐在树下晒太阳聊天，晾衣服系在树上，玩耍孩子的书包、围巾挂在树上……楼后的树和我们和谐相处的、诗意温馨的日子戛然而止，从此消失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此时此刻，我深刻地感悟到，楼后那些树，丰富并美好着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生命过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树、那鸟，那美丽的自然是我们的挚友，抚慰和滋养着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爱惜每棵树、每朵花、每只鸟吧——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

好看故事

瓦罐会计

□姚俊

1998年，我在渑池县西阳乡工作时，听说张沟村南队有个“瓦罐会计”张福玉，他没有文化，不识字，更不会算账，但在村里当了二十多年的会计，还没有出过差错。村里人相信他，说他是没有任期的“永久牌”会计。

张沟村南队南临310国道，交通条件好，离县城近，村民早就办起了养猪场，还有个大大果树园，村民收入可观，财务工作量也很大，一个没有文化、不懂财务的人，为什么这样深得人心呢？

我很想见见这个“瓦罐会计”。

一天，我约了乡政府办公室的小张徒步前往张沟。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一个只有三间小房的农家小院。不巧的是这个小院“铁将军”把门，询问得知，张福玉一家到义马走亲戚了，下午五六点才能回来。

听说老张不在，我顿觉失落，但既然来了，还是找人聊聊老张和他的两个瓦罐吧。我们就在老张门前的石条凳子上坐下。一会儿，有个小伙子路过，小张叫住他问起张福玉来。

小伙子说：“福玉是我一家子伯伯，今年64岁了，整天笑眯眯的，跟人没红过脸，是一个谷子碾一个米的老实人，心肠好，心底清。听父亲说，福玉伯没上过几天学，十几岁时就当小货郎，摇拨浪鼓卖糖豆、针头线脑的那种。就这小买卖，他很认真，遇到缺斤少两的糖豆，总要给小孩再添一个。后来他给村里当会计，有时候还把自己的钱垫着。别人说他憨，他笑笑说，没垫多少，也没垫几天。至于‘瓦罐会计’这个外号，是因为他家有两个大瓦罐，一个放收入单据，一个放支出单据。一年到头，他找个懂财务的，把两个瓦罐里的单据倒出来分分类，走走账，公布公布，一分一厘都不会差。”

“为什么用瓦罐放单据？难道村子里就不给他开张办公票、买个保险柜什么的？”我好奇地问小伙子。

最近，我向朋友打听老张，得知他去年已逝世，享年89岁。下葬那天，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给他送行，盛赞他的平凡往事。然而他在村民心中留下的口碑，却将流传久远，历久弥新。正是：“瓦罐会计”已逝去，瓦罐精神长留存。治国靠鲜同理事，诚信赢得天下心。

伏牛

题字：邵玉铮

七律二首

□焦仁峰

河大情

虽离河大卅七年，母校夙夜记心间。
受教红楼长学问，听学塔下探文山。
图书馆里逛学海，宿舍窗前作诗篇。
更记支农割小麦，一镰一曲醉心田。

登秦岭

茫茫秦岭晨曦晓，远近山头若仙境。
笑谈声动白雾散，步响身催彩霞生。
斩棘杀出南小道，披荆越过北高峰。
鸟儿啾啾藏林径，溪流叮咚出山中。